

【民俗研究】

彝族树崇拜与生殖文化^{*}

杨甫旺¹, 马 粼²

(1. 楚雄师范学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所; 2. 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 云南 楚雄 675000)

[关键词] 彝族; 树崇拜; 女阴崇拜; 男根崇拜

[摘 要] 彝族盛行树崇拜, 且均与生殖崇拜关联。《勒俄特依》记述的母系时代的树崇拜, 反映的是女阴崇拜, 而其后的树崇拜则是男根崇拜及祖先崇拜。彝族树崇拜经历了树崇拜→女阴崇拜→男根崇拜→祖灵崇拜等几个阶段。

[中图分类号] K892.21.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02)01—0107—04

The tree worship and reproductive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

Yang Fuwang¹, Ma Lin²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u 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675000, China)

Key words: Yi nationality; tree worship; the female sex organ worship; the male sex organ worship

Abstract: The tree worship is popular among the Yi peoples. It's usually related to reproductive worship, the tree worship of the maternal society described in "Le e Te Yi" embodied the worship of the female sex organ. And the tree worship of later periods were related to the worship of male sex organ and ancestors. The tree worship of Yi nationalities had experienced the stagew of Tree worship, Female sex organ worship, Male sex organ worship and the worship of ancestors.

最初的生殖崇拜是从动植物崇拜开始的, 世界各民族都毫不例外地经历过植物崇拜。彝族盛行植物崇拜, 特别是树崇拜, 且在彝族现实生活中还存流有大量的遗存。本文以笔者近年所掌握的材料, 对彝族树崇拜及其文化内涵作初步探讨。

彝族在原始时代曾存在过女性生殖崇拜。老彝文经书《勒俄特依·雪子十二支》说: 雪族子孙是12种, 有血的6种, 无血的6种。无血的6种是, 草是第一种, 黑头草分去; 树木第二种, 柏杨是雪子; 杉树是第三种; “毕自”(水劲草)是第四种; 铁灯草是第五种; “勒洪”藤是第六种。有血的六种

是: 蛙为第一种, 派生出三类, 长子为癞蛤蟆, 次子为红田鸡, 么子为小青蛙; 蛇为第二种, 蛇类长子分出后成为龙土司, 次子成为长蛇, 么子成为红嘴蛇; 鹰为第三种, 长子分出后成为鸟类皇帝; 鸟种的土司, 成为花孔雀; 鸟种的头目, 成为天空的雁鹅。鹰类次子为常见的鹰类; 熊为第四种; 猴为第五种; 人为第六种。他们都是“红雪”的子孙。

这段经文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一, “雪族十二支”种的草、黑头草、树木、柏杨、杉树、水劲草、铁灯草、勒洪藤、蛙、蛇、鹰、孔雀、雁鹅、黑熊、猴都是人类生殖器的象征物, 无血的6种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 有血的6种为男性生殖器象征物; 其二, 这段经文描述出了人类生殖崇拜发展的粗略轨迹: 女性生殖崇拜出现于前, 男性生殖崇拜出现于后; 其三, 雪族子孙都是彝族先民各氏族的图

* [收稿日期] 2001—05—23

[作者简介] 杨甫旺(1962—), 男, 彝族, 楚雄师范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民族文化学研究。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腾,系由女性和男性的生殖器象征物演化而来;其四,雪为彝族原生图腾,深层表现的仍然是生殖崇拜。在无血的6种植物中,有树木、柏杨、杉树为树崇拜,均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说明远古彝族先民曾存在过以树为对象的生殖崇拜。树之所以被彝族先民作为生殖器的象征物,其主要原因是树木包括柏杨、杉树等具有旺盛的繁衍能力,遍地生长,繁衍无数。

彝族老人死后,在下葬前或掩埋后,由毕摩在死者坟地周围选一株直径一、二寸大的松树为“祖先树”,然后用包头布缠起,从反背用力拔起背回家,请一长者将此树锯取五寸长一段,雕刻成人形,绘上五官,用碎银镶上眼珠,包扎好后置于“家堂”上供奉,年节时都要进行祭祀。这种原始的祭祀形式,源于一个古老的“丁郎刻木”的传说,与母系社会崇拜女性生殖密切相关。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家母子相依为命。母亲含辛茹苦,将儿子丁郎抚养长大。丁郎长大后渐渐开始虐待母亲,他每天到山上犁地,叫母亲把饭送到地边,送早了要挨打,送迟了也要挨打。母亲整日在挨打受骂中苦度日子。一天,丁郎犁地时看到地边的松树上窝有雀,老母雀抬食回来,还没有长毛的小雀张红小嘴去接食。老母雀飞来飞去,才把小雀喂饱。丁郎看后,心想母亲从小把自己抚养大,就象老母雀一样有多么辛苦,今后再也不能打骂母亲了,一定要好好孝顺母亲。这天,母亲因事饭送迟了,心想一定要挨儿子的打了。刚到地头,丁郎跑过来迎接母亲,但手中的赶牛鞭没有放下,母亲以为又要来打自己了,转身就跑,碰撞在一棵松树上死了。丁郎认为母亲的魂已附在松树上,为了悔罪,将松树挖起背回家,雕刻成母亲的形象,缠上包头,供在“家堂”上,朝夕供奉。有一天,丁郎在晒谷场上晒谷,把母亲像搬到晒场为他看守稻谷。天神要试一试丁郎的良心,突然乌云遮天下起了暴雨。天神想考验丁郎,如果他先收谷,说明丁郎没有悔改,就将他劈死;如果先抱母亲像回家,说明他悔改了。丁郎先跑到晒场将母亲像抱回家供奉好后,才返回收拾稻谷。天神很高兴,让他世代供奉母亲。这个传说至今在楚雄乃至大理、红河等地彝族地区广为流传。透过这一传说,我们便可以看到,传说中的时代背景,表现的是母系氏族的社会关系;提及和尊重的

“母”,其所处的亦是以母系为主的原始的“刨耕”自然农业经济。由此,便产生了对母性祖先的崇拜延衍为“树”的崇拜。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女性生殖崇拜的替换和转换,是初民以松树象征女阴的生殖崇拜的曲折表现。如果我们把这个传说中的“母亲”、“松树”、“母亲祖灵”以及“稻谷”等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彝族先民不仅以松树象征母亲或女性生殖器,而且“母亲”还与动物繁衍及农业生产丰歉相关的职司。不仅如此,彝族还把树与始祖连系在一起,认为始祖是直接由树变成的。据云南澄江等地的彝族传说,洪水滔天后,其始祖阿搓从竹筒中走出来,与一松树变成的怪女成亲,最后形成彝族,后世子孙就把松树奉为始祖而加以祭祀崇拜^[1]。我国东北的满族曾以柳树作为女阴的象征,将柳枝作为始祖神的标志,称为“佛托妈妈”(意为柳叶娘娘),虔诚地奉祀^[2]。贵州黎平县的一些侗族,以土丘为神坛,栽种一株黄杨树,做为圣母撒柄(先妣之意)的象征,并认为是最高神^[3]。那么,松树为什么会成为女阴的象征呢?从表象来看,松叶、松果可状女阴之形。从内涵来说,松树四季常青,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所以,彝族先民将枝叶茂盛、果实丰盈、四季常绿的松树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以求自身生殖繁盛,繁衍不息。

二

人类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的演进,是伴随着男性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和对男性生殖崇拜而发生的。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未必是在田园牧歌声中实现的,但女性生殖器象征物被取代并转变为男性生殖器象征物,实行男根崇拜,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

云南澄江等地的彝族以松树为始祖,认为他们与松树有血缘关系。当地彝村多有一个神圣而称为“民址”的山林,里面长着高大的松树、梨树。每年农历三月三日,村中长寿率12岁以上的男性举行大祭,向松树祈福。祭者须抓一松、梨树枝,插在大松树脚下。“民址”附近的松树,严禁损坏和砍伐,若犯忌,虽属折一小松枝,也要严惩。

昆明西山区谷律核桃村的彝族也崇拜松树。祭场设在该村祭祀台背后,那里生长着一棵十余

丈高、两人合抱的大青松，村中彝民每当人生病或遇不祥，即带香烛酒饭前去献祭。届时，在松树脚插三叉松枝一根，供上饭菜，点香磕头。祭毕倒一碗浆水饭于树脚^[4]。

彝族的龙树被视为神树。每年一度要举行盛大的祭龙活动，以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楚雄彝族的龙树多为松树，如昙华山彝族每年春末夏初的属龙日，全村彝民聚到一棵茎高叶茂的大松下祭祀，这龙树简直神圣得像弗雷泽在《金枝》中所描述的内米湖畔的那棵神树。而红河南岸彝族的龙树则是橡树。每年正月属牛日，全村集体举行祭祀仪式。要杀猪宰鸡献祭。头年本村所生男孩户要备一只红公鸡，一壶糖酒及糯米饭、菜送到龙树下献祭。彝族认为，所得之子，系龙树神所赐，献祭以示报喜。全村每户来一人在龙树下，会餐前要举行赶豹仪式，祈求龙树神保佑全村六畜平安。会餐结束后，便举行求子仪式，男性村民，特别是小伙子齐跪龙树下，由“龙头”将祭龙树神时装在芦苇筒内的代表儿子的猪蹄和代表五谷的米、棉籽、松毛等物种抛撒，接得猪蹄的认为当年有福得子，得到米、棉籽的认为当年五谷能获得丰收。最后，众男子将所接到的物种兜着跑回家，妇人用簸箕接收后，连同接回的芦苇筒插放在供桌上。平时，任何人不准砍伐或折龙树枝，妇女不准进龙树林。此外，红河南岸彝族历史上曾用橡树作为焚化尸体的燃料。他们认为，橡树是有灵的神树，只有用橡树焚化尸体，灵魂才能超度，顺利到阴间与祖先团聚。因此，旧时彝族忌砍橡树作为柴禾^[5]。

从上述可以看出，彝族先民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常常取神话和祭祀的形式表现，又多沿用象征物。而这些象征物不是初民的有意创造，它源于母系社会的女性生殖崇拜，是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后由女性生殖器崇拜自然转化而来的。由于父权制的确立，作为男性生殖器象征物的松树、橡树等也被初民赋予化育万民的神奇能力，被认为是“生命树”、“神树”，不仅是人类的祖先，而且还与农作物的丰歉、六畜的兴旺相联系。红河南岸彝族认为儿子是“橡树”所赐，祭龙即求子，橡树成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大姚县彝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人的精血和杜鹃花树结合而成的，而拉祜族的苦聪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树根变成的^[1]。

在国外，视树为始祖的民族也不乏例。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有一种桉树是滋生一切的生命之树，这种桉树是人类的男祖先。古条顿人认为橡树是男性的，因为橡树果看起来象一个有包头的阴茎头。日本人则把冷杉看作男性的象征。欧洲毛利人图霍部族认为，树木有能力使妇女多生子女，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树木是某些神话中祖先的脐带，好象所有刚出生婴儿身上都挂有脐带一样，不孕妇女只要拥抱这棵神树就会怀孕^[6]。这里，以树象征男性生殖器非常明显。在我国古代神话中，扶桑树是男子的象征。至于松树，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与竹、梅一起并称“岁寒三友”，类似冷杉，自然也属男性象征之列。

原始人类为什么把树与生殖联系在一起呢？“原始人把一切物体都视为有人性的，象他们一样具有激情和精神。甚至最抽象的现象，如天、地、风、水以及石头和植物都被当作人。万物、动物和非动物，都被假定为有性别的，通过与人类生子女相类似的过程来产生它们的物种或别的物种。”“这样把植物分成男性和女性的作法，……主要体现在冬青属植物上。这种植物是雌雄异株的，……然而，普通人是根据在这种植物的两种变种与人体的相似性进行区别的，他们把多刺的粗糙的变种称作‘他’，把另一个无刺的平滑的变种称作‘她’，就像有胡须多毛的是男人，肌肤平滑而少毛的是女人一样。”^[7]彝族把松树和橡树作为“始祖”，能赐予子女和有灵的神树，实行男根崇拜，这是将人性与物性进行比拟，把松树、橡树人格化的结果。随着父系的巩固和发展，松树、橡树作为男性生殖和生命力量的象征，被推上了祖灵崇拜的地位。

三

《吕氏春秋·有始览》载：“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盛。’木气盛，其事木”。这是有关树崇拜的最早记述。这里的“木”，实指男根，即男根崇拜。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贮贝器器盖上，雕铸有“杀人祭柱”的雕像，柱中段蟠有两条巨蛇，柱顶立一虎，柱下方柱坛上卧有一条鳄鱼^[8]。“柱”隐喻男根，“虎、蛇、鳄鱼”则是“柱”的“保护神”。这正是树崇拜向柱崇拜的延衍，也是

男根崇拜的进一步发展。

与石寨山“杀人祭柱”的形式和内涵相同的是弥渡西山彝族的“叫地脉”仪式。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族人分两路,一路吆一头公猪,提一只公鸡,到“杀猪山”(古时为“杀人山”),准备杀鸡、猪祭“神树”。“杀猪山”禁止妇女和外族人进入,不准说汉语。一路去“叫地脉”。行前要卜“松毛卦”,找好叫地脉的方位、地点。叫地脉队伍携带锣、鼓、大号、小号、芦笙等,为首叫地脉者披披毡,戴斗笠,出发时不准说话,以防惊扰“地脉神”。到达预定地点后,叫地脉者选一位置站定,一只脚跟落地,脚尖翘起,口叫“呜呼”,众人相应。叫地脉者用翘起的脚尖猛踩地,众人则随锣、鼓、号声欢呼。随后,在叫地脉者踩过的地方,挖一个小坑,将预先准备好的小草人埋入坑中,随即转至杀猪山祭树神。先到的一路人先杀鸡敬献树神,再杀猪,用麦杆将猪烧黄刮白,向“树神”祭祀。叫地脉的一路人到达后,再次用猪敬献树神。然后将猪肠、肚煮稀饭,众人分吃。其余的猪肉按族人户头每户一份平分,带回家中。第二天再到观音庙煮了吃,“叫地脉”活动即告结束。相传,彝族先民为祈风调雨顺,荞、麻丰收,每年都要杀一名童男祭献树神,杀童男的山就叫“杀人山”。有一年,又到了祭祀地脉树神的时候,一妇人痛哭不已,恰遇观音路过,遂问妇人为何痛哭,妇人答到:为祀奉地

脉神,今年轮到杀我的独生儿子。求观音救救我儿。观音答应了,就质问地脉神,为何要伤害人命,并责令好生护佑人类,不准再吃孩童。地脉神求观音准其吃猪、牛、羊,观音不准,只准其闻“三牲”味道。从此,地脉神再也不敢吃人了^[9]。

不难看出,从叫地脉仪式及传说来看,彝族原始的树崇拜的内涵仍然是男根崇拜,“叫地脉”者均是男性,不准妇女参与,并从最原始的“人祭”衍变为“牲祭”,说明在父权制社会中,祭祀男根的活动是神圣的,完全把妇女排除在外。从原始的祭祀仪式来看,童男实际上是“神树”的化身,童男即树神。因此,以“树”为“男根”,“叫地脉”实际上是祭祀男根,树神崇拜即是男根崇拜。

四

人类初民的生殖崇拜“在初本尊严,并无丝毫猥亵之义。”^[10]人类在有了根溯源于生殖崇拜的图腾崇拜之后,才步入了血缘婚时代,才得正常的繁衍和发展。彝族先民的树崇拜的起源和演变,不仅反映了彝族先民的生殖崇拜的滥觞和多样性,而且再现了彝族以树为象征的生殖崇拜大体上是循着这样一条脉络演进的:树崇拜→象征女阴→象征女性→象征男根→象征男性→象征祖先(即祖灵崇拜)。因此彝族树崇拜,为我们研究古代彝族生殖文化产生、发展及衍变提供一条重要途径。

[参 考 文 献]

- [1] 彝族、拉祜族、维吾尔族、苗族的社会历史调查[M].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 [2] 程迅.满族所祭之女神——佛托妈妈是何许人[J].民间文学论坛,1985.
- [3] 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M].P209.
- [4] 何耀华.彝族的图腾与宗教的起源[J].思想战线,1981,(6).
- [5] 黄世荣.论彝族的树崇拜[C].红河彝学研究,1993.
- [6] (英)弗雷泽.金枝[M].(中译本)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P181.
- [7] O·A·魏勒.性崇拜[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P57、59.
- [8] 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及墓葬[J].考古学报,1956,(1).
- [9] 张昭.浅论“南诏铁柱”的崇拜是早期山地民族树崇拜的传承[J].云南文物,(34).
- [10] 郭沫若.释祖妣[A].郭沫若全集(一).

[责任编辑: 达 人]